

声音 的 密纹

一
个
人
的
音
乐
记
忆

CHANGU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长春师范大学出版社

▼
戴冰 著

一
个
人
声音
的
密纹
音
乐
记
忆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

Shengyin de Miw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声音的密纹：一个人的音乐记忆 / 戴冰著. —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2 (2019.3 重印)
ISBN 978-7-5598-1400-5

I. ①声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音乐评论—文集 IV. ①I267.1②J6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660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
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: 541199)

开本: 787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11.375 字数: 210 千字

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这是一种可以使年轻情绪漫无边际扩充的乐器，
因为它的每一种声音都不是定义。

——刘索拉《吉他》

不仅仅与音乐相关，也与音乐所拥抱的事物和
态度相关。

——杨·温纳

自序

博尔赫斯在一篇谈论惠特曼的短文中说，一个人老是不停地写作，最终会想写出一本包括了所有书的书。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心态：开始时我只打算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小东西，好去交《文汇报》专栏的差。但写着写着，我发现两千字根本不可能概括记忆的渊藪里那些经历、那些人和那些事，于是我把它们分成了若干的段落和章节——我还是不满足，认为只是我一个人说是不够的，只是当下的我在说也是不够的，于是我把别人写下的相关文字，以及我从前写下的相关文字，都以附录的方式添加进去；我觉得文本的拓展和互动，也就是视角的拓展和互动，同时是时间和空间的拓展和互动。接下来，我发现我真正隐秘的愿望还不止于此，而是想借这本书，借音乐这个切口，折射一座具体的城市、一个特定的时代、一个个体的人和一群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样貌。由此，这本书最终变成了一个枝蔓横

生的拼贴性质的文本。事实上，这本书最早的名字就是《时间拼贴的吉他》和《吉他拼贴的时间》。

这种方式曾让我犹豫过那么一段时间，怀疑它会让一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心神游离，不过我最后觉得没关系，因为回忆本来就是心神游离和枝蔓横生的。

这些文字的主体部分，曾以同名专栏的方式在《文汇报》上连载，责任编辑是潘向黎女士，她曾当着我一个朋友的面表扬过它们，让我非常难堪。谢谢她的鼓励。

2013年，这本书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，责任编辑是谢丹华女士，设计是张人。张人也是我们当年一起玩音乐的伙伴，还记得那时我们觉得用拨片是一种很酷很专业的表现，只有他，某个晚上，沮丧地对我们说，他怎么也不习惯拨片，觉得还是用手指更自如些。我私心里其实大有同感，但虚荣心作怪，仍然坚持用拨片。今天我得承认，在这一点上，他比我诚实。向当年的张人学习。

2016年，拙作《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》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，余慧敏女士、赵金女士（该书责编）和黎金飞老弟到贵阳来做新书分享会，其间，他们在青岩的“百无一用”书店看到了《声音的密纹》，当场就决定重新出版。所以，我还得感谢“百无一用”书店，感谢书店的女主人胡莉娅女士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名字跟略萨那本《胡莉娅姨妈和作家》的女主角一模一样，我给朋友介绍她时都说：大作家略萨的夫人胡莉娅。随便

提一句，张人也是“百无一用”书店最早的发起人之一，这次，我还是请他来设计封面，我觉得这次的封面比初版那本更好。

还要感谢崔健、杜应国、李浩、金志远、陈雪英等老师和朋友，以及我的表弟邹欣，他们都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支持。

表弟邹欣看完书稿后，给我打电话，说这是一个小地方的人，在一种小心翼翼的心态下写出来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批评，还是只是一种客观描述。我从来没问过他，以后也不打算问。我心存侥幸，也许两者都不是，而是一种表扬呢。

2018年7月21日

目 录

自 序

- 1/ 我想要一把吉他
- 4/ 有关吉他的记忆片断
- 26/ 词曲练习
- 39/ 诗与歌词
- 44/ 迪斯科与《夜色阑珊》
- 48/ 迈克尔·杰克逊：《真棒》
- 56/ 音像公司、阿帆、杰克逊和《短夏》
- 62/ 董 重
- 68/ 蒲 菱
- 84/ 在张建建家的客厅里
- 99/ 在高艳津子家听吴彤唱无字歌

- 102/ 贵州大学小礼堂的摇滚讲座
- 110/ 《都市人格》与《北京故事》
- 117/ 《摇滚梦寻》
- 121/ 乐手、歌手、舞手
- 133/ 少年宫舞厅
- 137/ 乐 评
- 162/ 音乐与文字
- 174/ 和音乐有关的四个师友
- 195/ 我家的几套音响设备
- 203/ 黑胶唱片
- 207/ 打口带和铬带
- 212/ 和音乐有关的六个家人
- 276/ 我想要一把吉他
- 280/ 电吉他
- 284/ 吉他之外的五种乐器
- 320/ 印象中的二十九个华语歌手
- 341/ 我最喜欢的两个歌手
- 352/ 吉他终结者

我想要一把吉他

80年代中期的一天，我伏在贵阳市第九中学的一张课桌上午睡，几个男同学聚在一角，时而低语，时而喧哗，大谈男女之事。这几个同学在班上属于成绩不佳但见多识广的一类，我对他们向来有些敬畏，所以对他们谈论的内容虽大感好奇，却不敢在一旁公然侧耳，只得一面假寐，一面窃听。可惜他们低语的时候多，大声的时候少，甚至声音越来越低，渐至不闻。我的意识终于模糊，睡了过去……突然，一阵清亮的乐音把我惊醒，我抬起头来，看到那伙同学中间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，看上去比我们都大几岁，正抱着一把金黄色的吉他，左手捏了个把位，右手拇指一次又一次扫过琴弦……那个时候，吉他已经在整个贵阳市风行起来，满街只要展眼，很容易就能看见穿喇叭裤背吉他的年轻人招摇过市，所以那肯定不会是我第一次耳闻吉

他的声音，但在那个半梦半醒的中午时分，我第一次发现吉他的音色如此悦耳，如此美妙，几如天籁。我担心我抬头张望的举动惊扰了那个年轻人，于是重新把头埋在双臂里，屏气凝息，只盼着他能继续弹奏下去。但那个年轻人又胡乱扫了几下，停下来，说起一个比他年长的据说非常漂亮的女人来……

那之后我开始火烧火燎地想要一把吉他。但当时一把普通红棉牌吉他售价在三十到三十五元之间，不算小数目，父母工资不高，母亲又是个节俭的人，所以我哀求多次，始终不能遂愿。越得不到就越想要，我开始梦到吉他，各种颜色的吉他，黄的、红的、蓝的……记得为了买吉他，我有一次还以绝食的方式要挟过父母：我并不大喊大叫，只是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，每到吃饭时间就懒洋洋地坐在堂屋的沙发上，只说不想吃，就这样熬过了当天的下午饭，然后是第二天的早餐、中餐……除了说我不想吃饭，别的一句也不说。但父母似乎毫不在意，照常说笑做事。我又羞又恼，却又骑虎难下，只得咬牙坚持。第二天下午，母亲做了许多我平时爱吃的菜，整整齐齐摆在父亲的书桌上，笑嘻嘻地悄声对我说：“我和爸爸要到朋友家吃饭，我们走了之后你赶紧吃了吧。”于是他们就走了。我在堂屋的沙发上软绵绵地躺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就进到父亲的书房里，坐到了他的书桌前。看着满桌子的菜，我心里当真是万分地犹豫，万分地为难。母

亲对我说话时的那种笑容，以及父亲临走前若无其事的神情，让我觉察到这是他们合伙商量的一个计谋，他们显然看透了我已强弩之末，借故出门，不过是要给我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罢了。既然识破了父母的用心，我当然不能就这样轻易服输，于是离开书桌，在书架前心神不定地东翻翻，西看看。翻着看着，我猛然意识到，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，错过时机，等到父母回来，接下来的事情我又怎么收场呢？想到这里，虚汗突然出来，意志终于崩溃，于是几步跨到书桌前，重新坐下，毫无廉耻地大吃起来。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半碗火腿，拈一片含在嘴里，只觉甘美异常，几乎想要打个幸福的冷战。

两个小时后，父母回来了。父亲进到书房，眼角都不扫一眼书桌，而母亲也不问，只是仍旧笑嘻嘻地洗了碗筷，事情就算是过去了。

既然前功尽弃，我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再提买吉他的要求。幸好半年之后，母亲终于松口，给我买了一把红棉牌吉他。

有关吉他的记忆片断

表弟的朋友

我学吉他的初期，贵阳市流行的是古典吉他，还不是后来风行一时的民谣吉他。但当时什么都缺，无论是音像制品还是教学资料，当然最缺的还是老师，我就没听说过哪里有专业教吉他的老师。所以但凡想学古典吉他的年轻人通常只能东拼西凑地学，只要听说哪里有某人能弹某曲，立即就会想方设法提着礼物登门求教。正因为学一首曲子如此艰难，所以即便这样诚心了，人家也未必肯教呢。我就听表弟小涛说过，有个朋友能弹某首大家只知其名却从未听过的曲子，于是有人带了两盒很贵的香烟到他家去，想向他学那首曲子。他当场撕开香烟的封皮，和来人一起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大谈那首曲子旋律如何美妙，技术如何复杂，自始至

终，绝口不提教授曲子的事情。直到晚饭时分，这才拿出吉他匆匆弹奏一遍，然后就请来人离开了，说自己可能烟抽多了，觉得恶心，想躺一会儿。我问表弟：“你呢，你听他弹过那首曲子吗？”表弟摇摇头，说：“从来没有。”加上整件事又是表弟那个朋友自己说的，所以我很怀疑这是他为了自抬身份编造出来的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表弟，他马上很不高兴起来，沉着脸一言不发，好半天才闷声说，我和人家又不是太熟，人家凭什么弹给我听？表弟皮肤白皙，沉着脸时更是白得几乎泛青。

那首曲子有一个很长的音译名字，很遗憾我没能记住。



我和表哥代羽、表弟小涛

成都人和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

有个周末的下午，省花灯剧团一个朋友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事情，要我立刻到他家去。我问是什么事情，他说从成都来了一个吉他高手，现在就坐在他家客厅里喝茶，已经答应为我们弹奏一曲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。朋友在电话里压低了嗓门说：“你是知道的，他说，这首曲子全是轮指……”

在当时我们学习吉他的那个小圈子里，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和轮指都是令人向往的神秘语词，象征吉他世界里一个遥不可及的境界。

那天我急匆匆赶到省花灯剧团朋友的宿舍时，那个成都人已经开始调弦了。那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，一头浓密的长发烫出三个大波浪，上身是白底带杏黄色条纹的衬衣，下身是条齐脚踝的黑色八分裤，再加上黑皮鞋和雪白的袜子，整个人看上去的确像个吉他高手。其实在此之前我对吉他高手的形象并没有任何概念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看着他那一身行头，我还没听他弹就已经心悦诚服了。

从我进屋起，那个成都人就始终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只是埋头调弦，而我大气不敢吭，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听他一声无一声地调弄着。突然，他耷拉着的眼皮抬起头，清了清嗓子，我和花灯剧团的朋友立即会意，知道他要开始了，于

是我们一起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身子。

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人弹奏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，第一次看到有人那样流畅熟练地使用轮指，所以几乎听呆过去，看呆过去。成都人那天统共就弹了这么一首曲子，那之后他把吉他小心地放进琴盒，啪哒一声按下锁扣，默不作声地吸完一根烟后，就在我们的不断恭维和赔笑里提着他的吉他告辞了。

花灯剧团的那个朋友后来考进了武警文工团，弹贝司，复员之后又进了花灯剧团的乐队，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。几年之后，我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《短夏》，描述的正是一群热爱吉他和音乐的年轻人的故事，其中一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这个朋友。小说的末尾，他莫名其妙地疯了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们去看他，他撩起衣服的下摆，在自己凸露的肋骨上用轮指弹奏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。

公鸡头和高跟鞋

父亲有个朋友在市群众艺术馆工作，有一天来家里访父亲，无意间听说我想学吉他却找不到老师，于是拍一下大腿，说怎不早说，他们那里就刚来一个弹吉他的老师，很有

才华，不仅能弹，还能作曲写歌呢。我听了大喜，立即请他引荐。几天之后，他回话说已经给那个老师说好，我随时去随时可以学。

那时我有个表哥也在学吉他，我不忍独吞了这个好机会，于是约他一起去。

那时群艺馆还在小十字，隐约记得是一幢破败不堪的四层小楼，身陷在无以计数的小商贩的摊铺之中，整个感觉乌烟瘴气。我们在一楼的一间黑乎乎的房子找到了那个老师。他抱着一把吉他，背对着一架钢琴坐在琴凳上，身材瘦小，留着稀疏的胡子，头发像鸡冠一样高高堆起，整个人看上去又肮脏又猥琐。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，始终用一种很欣赏很崇拜的眼光看着他。

也许是群艺馆的环境和那个老师的形象让我们败了胃口，我和表哥不约而同都没有提学吉他的事，只是一言不发，听他大谈吉他的种种玄妙神奇之处。那天他非常亢奋，说着说着就给我们演示一首曲子，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是《西班牙斗牛士》，手法极花哨，几乎让人眼花缭乱，而后又用吉他伴奏，弹唱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……某首曲子弹完之后，他突然猛拍琴面，发出强烈而突兀的声响，颓然将吉他扔在一旁，开始抱怨写歌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：“为了找到最好的效果，你得一天到晚把曲子里的某些段落挪来挪去。”他说。但我和表哥都听出了他口气里实则的得意。